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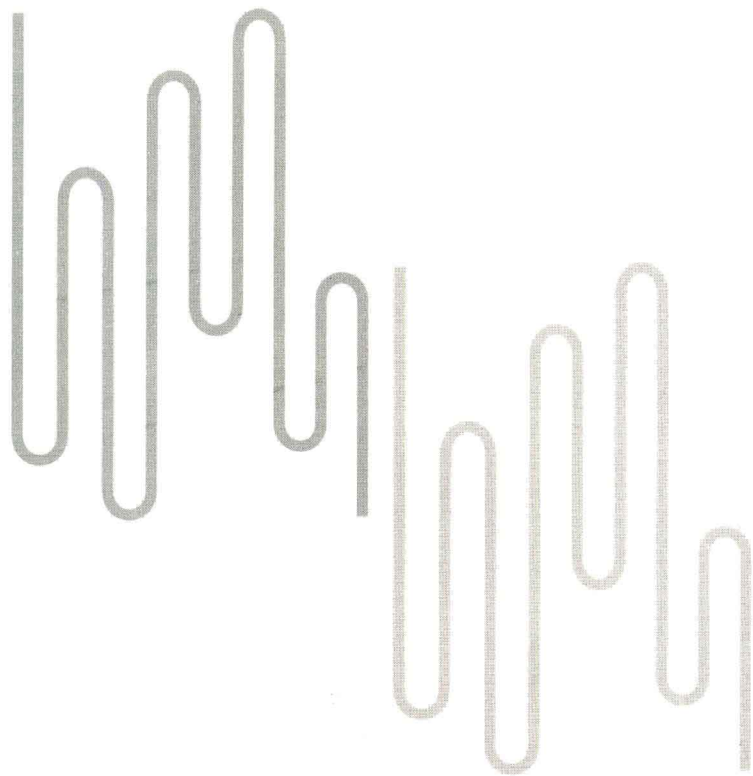


南京政治学院学术文库

段文灵/著

LUN SIXIANG ZHENGZHI JIAOYU YU SHIJIAN RENXUE SIWEI

论思想政治教育与 “实践人学”思维



军事科学出版社



南京政治学院学术文库

论思想政治教育与 “实践人学”思维

段文灵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人学”思维 / 段文灵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80237 - 492 - 8

I. ①论… II. ①段… III. 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8457 号

书 名: 论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人学”思维

著 者: 段文灵

责任编辑: 潘 宏

封面设计: 谢 琼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7 - 492 - 8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销售热线: (010) 62882626 66768547 (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储运部联系 (010 - 66767383)

总 序

伟大实践催生和推动着科学理论的繁荣发展。诞生于1977年的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沐浴着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风，迈开了与科学理论创新发展同行的铿锵步伐。马克思主义教员群体在这里集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这里高举，政治工作生命线在这里延伸。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我们的光荣使命和不懈追求。为鼓励教研人员热情投入理论研究，多出精品力作，多出名师大家，学院设立了“学术文库”出版基金，资助推动军事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系列的优秀成果，分别委托军事科学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一方面促进自身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时为繁荣国家和军队的科学理论研究贡献微薄之力，使之成为展现学术繁荣的窗口、促进学术交流的平台、扶掖学术新人的摇篮。创新难免瑕疵，碰撞产生火花。文库的出版也蕴含着成果作者的热切期盼，渴望各方专家不吝赐教。

南京政治学院学术委员会



引言 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1)
1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性迷失及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思	(12)
1.1 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之所：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性迷失	(12)
1.2 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之源：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	(22)
2 马克思的“实践人学”及“实践人学”思维	(43)
2.1 “实践人学”命题的提出与相关阐释	(43)
2.2 “实践人学”思维方式的生成及其逻辑过程	(53)
2.3 “实践人学”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对人的科学揭示	(72)
3 “实践人学”思维：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创新发展的新视阈	(82)
3.1 重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思维视角”和“问题意识”	(83)
3.2 以“实践人学”思维方式为指导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创新发展的时代诉求	(98)
4 “实践人学”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的转型	(113)
4.1 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再审视	(113)
4.2 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的新认识	(126)

5	“实践人学”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重构	(143)
5.1	生活世界：一个被长期遮蔽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领域	(143)
5.2	回归生活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重构的主题	(160)
6	“实践人学”思维与主—客—主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创立	(179)
6.1	主体及主体性：现实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形成中的 论争与反思	(179)
6.2	贯彻以人为本精神：走向主—客—主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189)
	结束语：尚在探索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之路	(220)
	参考文献	(223)

引言 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近 90 年来，它在担负统一群众思想、凝聚人心、化解矛盾、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以及在激发鼓舞人民军队为实现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心任务而大力奉献的热情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然而，不容否认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致使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巨大挑战，似乎难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张力来保护社会政治需要和个体自由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众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者，将其归结为我们一向惯于采用的、单向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模式或方法，并对它进行了揭示批判。但从整体上看，如何进行更符合人性发展需要的、即一些人所谓的“非硬性灌输”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却还基本停留在研究的层面，没有从应有的哲学高度进行深刻的反思。至于蕴含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基础或思维方式，更是我们在研究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经常被忽略的问题。

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反映党和国家政治价值目标导向及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与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这种主导意识形态的承担者。然而，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一直是在政治学一级学科平台上进行的，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立的二级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由此便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实际开展和理论运用中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一是置身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由于过分突出和强调政治的决定作用，把政治视作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常常造成人们把“思想政治教育”简单理解成是对人所谓的政治“说教”，这不仅使其中所包含的“成人”

意义,即“促进人的全面的发展”的意义体现不出来,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把握的偏离。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由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学科基础上整合而成的,各自学科研究的力量和学科建设的重点不一,导致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涵、外延的理解产生差异。比如,一些同志在认识和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上,对于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项主要功能定位为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问题上,就存在着很大分歧。其二,学科研究要么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要么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而真正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上进行研究的并不多。如,很多思想政治教育者至今并未认识到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常常误认为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专业队伍如哲学人士的主要任务,以至于多年来我们虽大力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并采取了一些相关措施,但从总体上看,它对思想政治教育所起到的学科支撑效果和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其三,由于有效研究的缺失,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理论与现实指导相脱节的现象。如,关于当前我国社会暴露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及人们的思想疑惑问题、关于对某些流行的社会思潮如何加以分析并澄清的是非界限问题、关于实际生活中屡屡再现的利益面前的道德失范以及应怎样纠治的问题等等,却缺乏相应有力的理论教育和论证说明^①。三是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不能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点,尤其不利于联系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来研究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换言之,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以政府、军队、学校为中心的单向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与当前“坚持以人为本,解放思想,重视民生,持续发展”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以现实社会生活为主阵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相承接,而这也正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今,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通知》指出,“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

^① 参见胡斌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存在的基本问题分析》,载《思想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治教育研究,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经专家论证,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5个二级学科。自此,将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分离,使思想政治教育由原来的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独立的二级学科。这就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论研究平台,不但从根本上解决了以上问题,而且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我们从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与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契机。

但在此,我们必须再度简要分析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关系。早在1982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召开的政治理论教育座谈会上,就一致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但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科学性”的疑问一直存在。直至1984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思想教育学科建立与发展起来以后,才从学理和学科层面解决了这一问题。对此,钱学森先生就曾专门著述,将“思想政治的科学”称为“马克思主义德育学”,并指出,这门科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其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属于现代社会科学”^①。其后,中共中央在1987年5月的《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必须有专职人员作为骨干,并且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教授和理论家。”^②在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通知中也明确规定:“思想政治教育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

^① 钱学森:《早日建立马克思主义德育学》,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汇编》(1977~1986)上卷,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期。

^② 《普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文献选编》(1949~2003),第12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观、价值观的学科。”^①可以说,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科学的理论基础,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无到有、从分散到整合、从弱小到强大,已经成长为我国诸多学科门类中特色明显、学科体系逐步完善的一门重要学科”。^②追溯思想政治教育的创立过程也可以看出,尽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已经处于萌芽时期,主要任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它的真正创立却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即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直接促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由创立到逐步走向成熟发展,并不断形成富有独创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开展经验,而这其中反映出来的恰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不懈探索过程。可见,作为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才产生形成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因而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指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长期以来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界的学者们经常关注和思考的老问题,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中,并未作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鲜明地提出并加以解决。因此,我们当前所要研究和探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和提出的特定问题,是一个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及军队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而形成的总体思路和采取的重大决策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其目的,既不是要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性即非政治性,也不是要追求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或专业化,而是要通过加强并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增强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科学性、有效性和说服力。

然而,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又通常被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那么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①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载《学位》,2005年第64号。

② 李合亮:《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源起及本质的研究》,第225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以及它们与思想政治教育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本着严谨的、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和深入细致的探究精神，就会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这三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地递进过程。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预设或逻辑前提，它的全部价值就生发在它对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递进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产生起源于他对西方传统思辨哲学的一个清算。如果说其在《博士论文》中，他还是按照典型的西方传统思想方式来进行研究的话——先找到一个思想理论的原点，然后费尽周折地经过一番论证，再切入所谓的“现实”而不问实际有效性如何——那么到了后来，马克思开始走向社会，关注普通民众的实际生存状况，真正回归到现实生活这个层面上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对所谓思辨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予以有效地颠覆，使哲学由此获得了另外一种品格，提出了那句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并自此深入考察人的现实存在以及他在现实生活过程中是如何被抛入这种生活状态的。这就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才有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正是在这一研究和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开始思考人的作用 and 人的价值与社会变化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预示着怎样的人的未来发展途径，以及和社会有着怎样的相契合的一种状态，并真正用科学理论来揭示现实的人的处境及其获得自身解放的途径，而这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范畴。

可见，在马克思那里，这三者呈现出来的有机的递进关系是非常清晰的。即，以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为依据，引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变革，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自我解放的科学结论。但是，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以往它们在我们这里却常常是相互割裂的，是互不联系的，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真实思想的全面把握和完整解读，还尤其忽视了从本源上对马克思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社会生活这样一种特定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考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思想政治教育所起的、更加根本性的指导作用的重视。实际上，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但这时人类的其他许多活动领域早已双脚立地，并用双手攀摘大地的果实，它们甚至想也不想：究竟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头脑’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①就是说，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就在于它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和各门科学）中已经存在但习以为常或从未研究过的问题（当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的哲学思考。对此，叶澜教授更直接阐明，哲学能够为“教育问题的研究直接提供基础、思维方式、思维路线和价值导向的建构作用，为对已有的教育观念和思想方法做出反思所起的批判作用，和为新的教育理论和研究提供多种可能思路的开拓作用”。^②美国教育哲学家乔治·奈勒也同样说过：“大多数一般性的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哲学本身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普通哲学的问题，我们就不能批判现行的教育理性和政策，或者提出新的理想和政策。”^③

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前苏联教科书体系^④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基本上还是政治宣传教育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当问及普通民众甚至是某些国家干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他们一般都会这样回答，那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以及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等等。似乎这样几句几近顺口溜的话语就可以囊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主旨，而对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摆脱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回归到现实生活过程，在实际生活过程中去考察人，以求弄清真正使人获得解放的条件和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以及人的价值实现的可能性”这样一种人学意蕴却缺乏应有的认识。这不仅完全背离了这一哲学体系产生的问题背景及其发展的现实根据，剥离其内容的具体性、朴实性和生活性，而且使这一哲学体系的思想完全蜕化成由“物质”概念演绎出来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绝对真理”式的教条化理解把人们的思想搞僵化了，也使得马克思哲学本身的魅力大打折扣，使广大受教育者难以接近，因而也必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在实际开展中“人本理念与人文关怀”的不足。其实，正如邓小平所言，“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是很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叶澜：《教育研究方法初探》，第12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③ 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第28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④ 关于此问题，本文在第一章及第三章中都有详尽探讨。

实的道理”^①，是形式上的抽象性和具体内容的现实性的统一。

所以，当有人提出要把“生动性”作为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性的重要指标时，我却常常在思考，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性的关键，应该在于教育中所涉及问题的针对性以及它所展现理论的深刻性。因为当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诸如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儒家社会主义等等）以及“泛娱乐化”倾向，通过大量媒体、网络、商业广告等侵蚀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即使一场思想政治教育搞得再热闹再有趣甚至是轰轰烈烈，教育者就算再引人入胜，但受教育者最后对各种事关社会和理论焦点的思想热点问题还是不能“解疑释惑”或予以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还是不甚了了，又谈何实效性。事实上，“教无定法”，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者为求得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总是想方设法地采取各种方法，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或方法，其目的都应该是展现而不是遮蔽更不是消解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理论魅力。

诚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是什么，以及现在为什么常常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马克思哲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并且这的确是我们亟须更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但是，可以肯定并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兴起，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反思进而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说，过去由于受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本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确有扭曲化的理解。如今，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学习马克思本人原著的方式成为我们再度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则承担着向教育对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是十全十美的，更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众口一词地客观地去介绍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思想。实际上，由于个人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的不同，特别是由于不同时代产生的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和马克思原著的解读本身也会不同，当然必会带来教育水平和实际效果的参差不齐。解决这一点，恩格斯指出：“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法。”^①为此，他教导德国的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学习马克思的原著，不要借助于第二手材料。这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原本思想而不是经过三棱镜折射之光观察马克思的思想更加可靠。当代西方哲学家让·伊波利特也表达出同样的意思：为了学会哲学思考，需要从过去的著作中学习。并强调：“不能在搞哲学时脱离哲学史。就是说脱离过去的重要著作，脱离过去重要体系的历史。”^②

但是，还必须指出，“马克思不是神，也不是半神，他也不是教皇那样的无过失者。他是一个从根本上扩大了人类的认识限度的思想家”。^③就连马克思本人也从不讳言这一点。在学说创立之初，他就旗帜鲜明地反对“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并极力反对把他和恩格斯的思想教条化，因而从不否认自己的某些论断过时的可能性。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深刻地阐明：“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④邓小平亦强调，“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⑤可见，以马克思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是“马克思哲学”研究兴起的真正原由所在。进言之，它是本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不是任何被曲解的如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通过采取回到马克思文本的方式，来考察马克思哲学本身同社会的关系，并从马克思哲学对人和社会的理解上，揭示出包含于其中的独特的人学思维方式，以确立马克思哲学的人文精神方向及其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其目的正是为了回应当前处于巨大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所日益呈现出来的有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可以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意义的展现，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所需。同时，它必然给人以人为对象、以人为目的和以人为主题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启示。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本真的思想正是整个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哲学家时代》，第5页，社会科学文献音像出版社1965年版。

③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3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④ 《列宁选集》（第1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思主义并以之为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基于此,为了与传统理解的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区分,本文一直用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的“实践人学”来指称马克思本人关于人的哲学思想。至此,我们不得不继续追寻这样一种疑问:遵循怎样一种马克思哲学人学思维方式^①才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保持其不衰的生命力,以实现它不断地创新发展呢?

应该说,问题提出的本身就包含着问题的解决。这是因为,问题不是意识的外化和主观的认定,问题根源于现实矛盾,任何一种问题的显现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而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时代的关联正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认识和理解日益呈现出来的局限性。这就是说,“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深刻变革之中,干部群众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明显增多。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②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所以,“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③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就是要不断追踪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问题。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其存在与发展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解决时代提出的课题。这就是说,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那么作为一种真正培养(和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作为“人”的教育,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就必然是从人学基点出发的教育,即对人的深刻理解与正确把握才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实现其创新发展的根本前提。

正所谓“忧于事者,不及于忧;事至而忧者,无济于事”。马克思的人学即“实践人学”,正是在这样的逻辑预设前提下,作为现时代中国的一门显学,以它不同于以往人学理论所特有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表达着它的“出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和价值指导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实践人学”的“出场”,不是形式上

① 关于哲学与人学的关系问题,在本文第二章中有详细阐释。

② 胡锦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2年1月12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3~20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的，而是内容上的；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材料、知识和概念来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内容和方法，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立场，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着某种运思理念和价值判断。并且，借助于这一宝贵的思想资源，使我们能够从马克思“实践人学”思维方式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一番梳理、整合，从而为实现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现实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这就像马克思曾经预言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

因此，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它的作用是唯一的，也是独特的，不但有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概念、话语和认知方式，而且不会拘泥于对某一具体问题的描述，而是通过从思维方式上来发掘出造成这些问题、难题的终极性根源，以引起并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关注它最根本性、前提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作为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重要课题之一，必然要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独有的思维方式。因为只有当一种哲学能够表达出人们在现实活动中都能感觉到但却又无力说明的问题，才证明自己是有所价值的。“实践人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正是如此，“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正是从此种意义上而言的。

总之，历史和现实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忠告：当经济的增长、技术的更新与物质的丰富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坐标时，人们对精神、感情和主体地位确立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强烈。这时，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之重视不够或处置不当，就会使衡量人的价值标准物质化、数量化和庸俗化，从而磨灭了人对自我超越性的追求和对理想世界的向往。而要使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一种富有张力的思想和一种长远的眼光，就人的主体性培育、生活世界的营造和精神信念的重塑给出令人信服和满意的“说法”，就必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理论和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胡锦涛：《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①，使马克思“实践人学”主客相统一的生成性思维方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形成最有意义的指导。

最后，特别说明的一点是，为了从更广阔的背景意义上进行课题的研究，笔者没有在“思想政治教育”前特加“军队”的界定，但文中绝大部分调研的数据、搜集的材料和分析的现象都来源于部队，即是期望在最终形成几点启示的基础上，能够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更具有理论和现实参考价值。

^① 胡锦涛：《2005年11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